

WESTERN GALLERY

西 方 画 廊



LIAONING FINE ARTS PUBLISHING HOUSE

LANDSCAPE (风景)

WESTERN GALLERY

尹戎生编 辽宁美术出版社

LANDSCAPE 风景

西 方 画 廊

在早期的西方油画中风景画只是作为人物的陪衬和点缀。十七世纪的荷兰画派中开始出现了作为独立绘画的风景画，但对风景的观察和表现，偏重素描造型，画面色彩比较灰暗。除了伦勃朗的《德夫特街》和霍贝玛的风景画等为数不多的作品外，给我留下的印象就比较模糊了。十九世纪初风景画在英国得到发展，几位重要的风景画家波宁顿、康斯太勃、透纳的作品对以后的法国巴比松画派和印象派都产生了重要影响，巴比松画派的出现，使法国的风景画进入一个新的时期，特别是柯罗的风景画在西方的风景画历史上有着相当重要的地位，也是在印象主义之前的法国十九世纪最重要的风景画家。

奥塞博物馆陈列的古典风景画中，最打动人的就是柯罗的作品。巴黎郊区的森林，林中透出的一束束光线，水面散发出的薄薄雾气，天空中飘浮的白云，大地充满了空气，这一切组成的自然景色是如此宁静、清新。这是法国风景画大师柯罗笔下美妙的富有诗意的法国风光，它是那样令人神往和陶醉。柯罗善于使用传统技法来描写自然，并且是最早在野外对景写生的画家之一。他不是用传统技巧去机械地模仿自然，而是服从于他眼睛的观察，服从于他心灵的感受。他善于把握住对自然的最初和最新鲜的印象，使之长久保持在他的记忆里，最后画在画布上，诗情洋溢的《莫尔特枫丹的回忆》就是这种记忆的再现。柯罗对自然的观察和研究远远超过他的前辈，用他的话来说：“要认认真真地把一切事物都联系起来，要不惜时间地一天天去接近自然”。他不仅研究自然的外貌，而且努力在寻找诗意，寻找感情。这在当时的风景画家中是最富于革新精神的。不过，当柯罗和巴比松画派的风景画家们走出画室，想要更接近充满光线的大自然时，由于他们的偏爱，却钻入了森林，还是画那黎明和黄昏的柔和的光线。这样一来，在他们的画布上仍然非常接近画室光线的自然效果，不过，色彩却变得更加自然了。

继柯罗之后，库尔贝进一步发展了柯罗对待自然的现实主义态度。库尔贝在探讨风景主题时把对自然的深入观察与富有表现力的手段结合起来，使他的风景画有一种持久的艺术魅力。库尔贝的现实主义是把艺术家的创作要素和绘画材料的观念结合。《雷雨后埃德海特的断壁》中，用突起的油画材料特性造成一种质地感，把库尔贝对海滩、木舟、断壁的精确观察表现出来。这种精确的观察和有力表现的结合，就是他竭力追求的目标——创造活生生的艺术。他一生中创作了大量记录当代生活的画幅，其中的风景画同样明确地表现了他的现实主义主张。

库尔贝为了体现他革新的艺术观念，在风景画的探索中同柯罗一样也到大自然中对景写生。在中年，

前　言

他从诺曼底海滨带回了一批描绘海洋面貌很有分量的作品，他的现实主义艺术魅力达到了高峰。这时在诺曼底海滨露天作画的还有欧仁·布丹（1824—1898），并且以他为中心形成一个露天作画的画家集团。莫奈就是由于布丹的启发而开始采用露天作画方法。莫奈的这位启蒙老师是十九世纪中叶为数不多的走出森林在阳光下作画的风景画家之一。他通过对大自然孜孜不倦的探索，捕捉那种曾经吸引过库尔贝的鲜明的即景色彩。这种艺术道路对于印象派有着深远的影响。布丹的《多维尔海滨》色彩细腻，富于变化，表现出了海滨的潮湿和清新的空气。也许由于画家的偏爱，他的大部分作品保留着暗灰色调。风景画向亮调绘画演变发展，主要是靠以莫奈为代表的印象派在艺术上的不懈努力得来的。

莫奈是一位伟大的印象主义画家，在印象主义艺术的探索中，他做出了卓绝的贡献。他在1869年画的《青蛙塘》，画布上大面积的蓝色阴影，对在画面上担负造型作用的亮色调起到特殊的作用。闪烁发光的水面和远处的绿色块显得耀眼突出。人物的造型由黑白对比强烈的色块组合。自由流动的笔触，表现出光色变幻中运动着的水的反光形象。整个画面阳光灿烂，充满生机。在十九世纪七十年代，莫奈在阿尔让特依画的许多风景画，特别是《阿尔让特依大桥》，可算是印象主义的经典作品。画面阳光充沛，无数小笔触画出的水面在闪烁着，跳动着；碧蓝的天空清澈透亮。天水交织，相映成辉。这是莫奈对于光、色以及光色和形的关系做了深入研究的结果，这种前人从未达到过的艺术境界由莫奈实现了。这是一种视觉真实的表现，他不只是对自然对象的简单再现，而是借天光、水色、浮云，捕捉住了一个充满生命活力、千姿百态、变幻着的世界，一个阳光明媚、生意盎然的欢快的色彩世界。1880年莫奈画了一幅《坐在柳树下的女人》，当我在华盛顿国立美术馆走过这幅画面前时，立刻被它所吸引，画面荡漾着春天的阳光，用轻快的笔法画出的微微颤动着的嫩绿柳枝和摆动的青草，以及坐在草坪上的女人，阳光透过树叶散落在洁白的衣裙上面，整个画面美极了。这幅画和他画的一系列阿尔让特依的作品一样都是充满阳光的色彩世界。这个时期莫奈对于阴影里的反光的研究超过一切先辈。从1869年的《青蛙塘》到1880年的《坐在柳树下的女人》以及1886年的另一组人物画《打阳伞的女人》，把油画色彩描写阴影里的反光的表现力推到巅峰。外光尤其是阴影里的反光被他征服了。在衣服、树干和水的阴影里，他排斥了黑颜色，找到了表现反光的形的各种微妙色彩。他表现光和色彩的高超技艺不仅仅是在亮部，而且特别在阴影里对光和色彩的表现达到了前人从未达到过的地步。这是莫奈的风景画和一切古典风景画最大的区别之一。普法战争

期间，莫奈来到英国，停止了对水光的研究，画了一系列表现伦敦雾景的作品。这是他在风景画中探索的又一课题。在他之前，人们的印象里雾气是没有颜色的，然而在莫奈的眼睛里，雾气和其他自然对象一样，具有丰富的色彩，只不过它是流动的，其形状是千变万化不易捕捉的。这期间，他几乎完全陶醉在阳光和空气的研究之中。于是出现了泰晤士河的一连串主题，《滑铁炉桥》、《议会大厦》……等等。莫奈回法国后，相继又画了《圣·拉扎火车站》系列、《草垛》系列、《鲁昂大教堂》系列，这些研究，都表明莫奈的努力，是企图在同一地点和同一主题上捕捉空气和光的复杂变化。在他看来，由于光的变化，即使是同样的对象，也完全能够画出千变万化的作品。《睡莲》系列是在他的晚年画的。在巴黎郊区住宅里，有一个大花园，那里有四时不谢的鲜花，一个幽静的水塘，还有按照他的意图修建的日本式木桥。他艺术生涯的后期，就住在这个远离巴黎的乡村，画了大量动人的作品。尤其是《睡莲》花费他相当多的精力和时间，巴黎桔园博物馆内的两个椭圆大厅中，八幅巨大的《睡莲》就陈列在那里，集中表现了莫奈在艺术上的新探索。这时他在描绘对象时，采用写意的手法，用宽大的油画刷和厚涂的颜色，以极其流畅、自由的笔法，写出他所看到的世界。有力的笔触和色彩使得传统的形的概念被破坏了，花、叶、柳枝、水，轮廓模糊不清，接近符号。在他八十二岁画的《睡莲塘的日本桥》，形的分解是如此强烈，画面留下的几乎只是抽象的符号。这是莫奈有意无意地把绘画自身当做一种独立的东西来进行创造，它有自己本身的各种属性，它超越了文艺复兴以来传统艺术对于自然的模仿。莫奈的这种试验，可以看作是二十世纪现代艺术探索新的色彩结构和抽象表现的开端。

西斯莱（1839—1899）一直受到莫奈的影响，追随莫奈，和莫奈一样对大自然有着浓厚的兴趣，热衷于露天作画。但在这位印象派画家的风景画中，有他自己的特点。他得益于莫奈，又受柯罗的影响，他刻意追求风景画里的诗意，作品清新而又迷人。在那些表现明媚风光的作品里，蕴含着他的细腻感情。作品中，形也趋向于被解体，这是他和莫奈一样在新艺术的探索中必然迈出的一步。但是，他对形的分解却不像莫奈那样走得远。他在处理由光线、空气、色彩和形象构成的画面时，善于根据自己的感受，加以概括和单纯化，形成他的艺术特色。

毕沙罗（1830—1903）在印象派集团中是位最年长的画家，他具有许多优良的品质，为人宽厚、热忱，性情温和朴实、诚恳。他热情地帮助和鼓励比他年轻得多的塞尚。在印象派集团面临困境时，他积极

前　言

支持这个团体的事业。他把初出茅庐的高更团结到印象派这个团体里。他的画风，有如其人，质朴、单纯而自然。他热爱田野和乡村景色，因此他的作品有着浓厚的乡土气息，充满恬静、秀丽的田园风光之美。他的风景画犹如一篇篇动人的田园诗篇。在艺术上他崇尚柯罗，同时也欣赏莫奈的画法，在巴黎远郊蓬图瓦兹一带乡村所画的风景，同莫奈的画面有很大的差别，他虽无莫奈那种灿烂夺目的色彩和雄劲潇洒的笔触，但从他那自然朴素、变化细腻的色彩中却散发出田园的芳香。他的艺术给人的美感是平易近人、诚恳朴实的。在他的晚年，因为健康的原因，不得不从乡下回到城市。以后他画了一批带有同样质朴情趣的城市风光。在他笔下的巴黎闹市、冬晨的蒙马特大道，不是令人眼花缭乱的花花世界，而是充满着一种朴素的意境。

为了进一步了解印象派的艺术，我曾沿着当年印象派画家所画过的巴黎市街、郊区的蓬图瓦兹一带乡村，一直到莫奈的花园和鲁昂大教堂观察了一遍。印象派大师们的一幅幅画面又重新浮现在眼前。面对眼前的这些景色，不能不令人感到吃惊，没有比这些印象派画家画的更真切的了！我不禁回想起三十年前对印象主义的批判时，强加给印象主义的“唯美主义”、“形式主义”等等大帽子。然而，面前的景象恰恰相反，它证明了这些印象派画家的努力恰恰是沿着库尔贝开辟的现实主义道路继续升华，创造了一个比库尔贝的画面更加灿烂、更加真实的世界。

印象主义运动的成功，意味着印象主义运动的结束，更年轻一代艺术家的继续探索，使得十九世纪末期法国新艺术运动朝着更加宽阔的道路发展，青年画家们在继承印象主义的基础上又逐渐背离印象主义的道路，沿着各自不同的特点进行新的探索。最突出的表现当然是后印象主义的凡·高、高更和塞尚。

凡·高这位来自荷兰的画家，在他结识印象派画家之前，他的风景画和他的人物画一样，画面色彩灰暗、调子阴沉，一方面是由于北欧天气的反映，一方面还因为凡·高所受的北欧古典绘画传统的影响。这位有着强烈个性的艺术家，把从日本绘画风格中吸收的线条、平涂色的表现方法和从印象派中吸收的色彩融合在一起，形成自己的面貌。在他短促的生命中，他的最辉煌的作品都是在他生命结束之前短短几年中画的。1886年，他33岁时来到巴黎。印象派的影响，使他在色彩上脱胎换骨，一返过去的灰暗色调，出现在画布上的是鲜明的色调、强烈的笔触、厚厚的颜料。1888年，他离开巴黎，来到充满阳光的法国南方，寻求向往已久阳光的世界。《耕过的土地》、《海滩上的小船》都是在这段时间创作的。他在烈日

下，面对着平原上被阳光照射发着灿烂金光的麦田，象着了魔似地拼命地画。他酷爱那充满生命力的金黄色，赋予黄色调以极高的表现力，用以表现平原、表现天空、表现向日葵，直至表现光耀夺目的太阳。他酷爱色彩，从印象派那里学到了运用色彩的技法，然而由于他对自然观察和他的个性却有别于印象派，他的调色板上的色彩体系和印象派完全不同。他观察自然时，无论是人，还是风景，都带着非常强烈的激情，这种激情出自他对世界充满了天真的、深沉的爱，这种激情贯穿他整个艺术生涯，他的所有作品，都是在这种激情驱使下画出的，而且越到他生命后期，表现越明显。1888年初夏，住进了神经病疗养院。即使如此，只要他神志清醒，就如饥似渴地不停地画，把自己的爱和生命倾注到他的作品中去。《鲜花盛开的阿尔勒花园》、《夜里的星星》、《柏树》等等，都是在住院的两年中神志清醒时画的。这时，他不仅喜爱色彩，更多的是表达他的感情，色彩和笔触只是表达感情的一种手段。阿尔勒花园中盛开的鲜花是这个受尽病痛折磨，但仍然对生活、对自然有着无限热情和爱的艺术家的心灵的真诚写照。《夜里的星星》是一幅既亲切又虚幻的风景画，是凡·高看到的星空的幻象，也是他对星夜强烈感受的表现。凡·高的笔下，星空是真实的，又是不真实的。他用从来没有人用过的、带着强大旋转力量的笔触将星、月、云、天和树木联系起来，出现一种超乎自然的幻象。《柏树》和《夜里的星星》一样，也是凡·高在艺术上的标新立异。并列的、带有速度的旋转笔触，塑造出来的星空或柏树都不再是平常人见到的自然景观，而是从凡·高内心迸发出来的，对于宇宙的炽热感情的表现。凡·高对后来表现派所产生的强大影响，也就在于此。

高更的风景画比他的人物画要少，但他在南太平洋岛屿上画的人物画中的风景占着重要地位。这些风景体现这位画家在早期虽然从印象主义出发，但后来却完全摆脱印象主义，并以他自己的另一种同样丰富的体系来对抗印象主义。他努力使形避免光的干扰和破坏，但又不重复前人那样撇开光去对形做简单地摹绘，而是依据画家在艺术上的追求、思考和想象力，赋予形以新的生命。也就是追求一种同摹写具有等价值的表达，即独立于自然之外的绘画的真实。

高更的强烈的色彩，超过了前人的客观摹写性色彩的正常体现范围。在他的画面，色彩是主观的，是艺术家提升了的。无论是他在1888年和凡·高一起在法国南方时画的《阿尼斯冈们在阿尔勒》、《阿尔勒的收葡萄季节》，还是1894年的《在布列塔尼的农场》，或者是1901年画的《家族散步的小道》，都贯穿

前 言

了高更所走的这条艺术道路。

塞尚在风景画方面如同他在人物画、静物画方面一样，进行了重要的探索。1872年以后的几年间，他和毕沙罗一道在巴黎郊区蓬图瓦兹附近、奥韦尔等地作画，面对选好的主题，描绘巴黎郊区的各种景色。这个时期塞尚的绘画路子基本是印象主义的，但比较注意追求简化和综合，但是印象主义的认识和表达自然的方法手段，对于这位致力于寻求绘画真实画家来说，越来越难于调和。他从文艺复兴的大师委罗内塞和法国十七世纪大师普桑的艺术中得到启发，悟到了在这两位大师的作品中“创造了一个类似于但又不同于他们所生活在其中的那个世界”，即是由艺术家的各种体验而形成的那个世界——绘画。那是一个独立于生活原形之外的绘画的真实。塞尚经过长期痛苦的思考之后，终于从观念上和印象主义决裂。由于南方的故乡埃克斯-普旺斯对他的吸引，他离开了好友和巴黎，回到了南方。从1880年起开始了对埃克斯的风景的新探索。《普旺斯的家》是他在1880年至1885年的作品。这是塞尚自己的家，位于普旺斯镇的边沿山坡上，至今还作为塞尚的纪念馆对游人开放。1985年初夏，我来到普旺斯，看到了塞尚的家，正如塞尚所追求的，是一个既类似于但又不同于生活原形的绘画的真实。经过塞尚的取舍和重新安排组织，已经不再是原来的自然，而是塞尚重新创造的第二个自然。在这幅画中，他运用分析和综合，把房屋的几何形体结构和山坡放在一起组合成一个有秩序的结构，一个近似于用各种三角形、方形等等几何形组合的画面结构。抛弃了印象派的空间结构。远山和前景相似，清晰地拉到前面，在塞尚的画面上是个坚实的实体，服从于画面整体结构的需要。从《黑色的城堡》到《卢瓦的教堂》以及一系列关于《圣维克图瓦山》的作品，说明塞尚风景画的探索有了进一步发展。这种探索，人们从画面上似乎看到了立体主义的影子。作为现代艺术之父的塞尚，他的探索在他去世短短几年之后确实导致了立体主义运动的出现。

创立新印象主义的修拉（1859—1891）对于印象派画家们凭借他们的艺术天赋和不疲倦的探索创作的伟大色彩，进行了纯科学的、理性的分析，将笔触进行严格的、近乎是机械的排列并系统化。这种对色彩的考虑和造型艺术失去了内在的必然联系。修拉的几幅描绘翁夫乐尔的风景画，就是用这种分色的方法创作的点色派作品。画面上以细小的笔触将红和绿、黄和紫、橙和蓝等互补色分解成很小的色点，再加上白色的小点子进行精细、科学的排列，好似镶嵌并产生一种闪烁着光辉的独特效果。这种方法的运用，在画布上还产生一种有秩序的几何结构，一切物象都作了几何形的简化。这种简化具有某种程度的抽象。对于

重建被印象派破坏的形，以及向纯抽象方向迈出了第一步。

勃纳尔的风景和他的人物画具有同样的特点。早期色彩非常柔和，逐步走向碎笔触、高明度的印象派色彩，而且带着明显的日本画风格和装饰效果。在他晚年的作品中，色彩变得极其鲜明、强烈，加上破碎的笔触，造成一种印象主义所具有的灿烂的光感。1935年，他68岁时画的《花园》，色彩的强度、明度和对比度都相当高，物象的形受到了一定程度的分解，用笔遒劲而老练。《画室》的画面是穿过窗户框看到远处更富有色彩感的一大片金黄色的树叶。勃纳尔画这幅画时已接近他生命的尾声，但画面色彩非常灿烂，线条清晰，保留着始终一贯的碎笔触，洋溢着生命的活力。

在塞尚、凡·高、高更等人的影响下，年轻人如饥似渴地进行各种不同的艺术探讨，对艺术和自然的认识以及表达的观念向多元化发展。反映各种不同观点的艺术流派纷纷出现。风景画的探索也同时进入一个新的时代。最早出现的法国野兽派，创作了大量风景画，相继出现的立体派，研究的主题限制在较小范围，主要是人物和静物。德国表现派早期也画了许多风景画。以后的照像写实主义，超级写实主义作品中也都有风景主题的表现，在二十世纪中仍然有一部分艺术家沿着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风景画传统继续发展。至于其他如超现实主义、波普艺术、抽象艺术、观念艺术乃至达达主义艺术。由于观念和表现手段的极大差异，风景画已不再单独作为一种主题出现在他们的画布上了。

限于篇幅，这里收集的二十世纪的风景画为数很少，主要是选一点二十世纪初法国野兽派、德国表现派和美国的现实主义风景画。从中可以看到风景画在二十世纪的延续。

法国的野兽派在风景画的探索中的起点，是建立在继承凡·高、高更、塞尚的传统基础上的。野兽派的共同点在于对色彩的更加开放的思考，恢复艺术家在自然面前的无拘无束的态度。他们都是具象的，又都是表现的，他们反对新印象主义束缚感情的科学分色方法。由于他们各自不同的气质，在艺术上的不同偏爱，所以表现在画面上又有每个人不同的鲜明风格，以各自不同的色彩、线条、造型等语言来表现他们各自不同的感情和个性。马尔盖有着印象派大师的那种细致的观察，宽大、简练的笔触，有秩序的并列厚涂，画风典雅而不粗野、怪诞。杜飞（1877—1953）先是受印象派和凡·高的启发，以及受马蒂斯的更大影响，1906年画的《悬挂彩旗的街道·勒阿弗尔》是早为莫奈、凡·高等人表现过的主题。杜飞利用旗子的色彩增加了画面色彩效果，三色旗和建筑、窗户的各种几何形，形成明显的抽象几何图案感。德朗

前　言

(1880—1954)他最初热衷于野兽派的狂热色彩，但感情深处更留恋传统观念的绘画，并且最后仍然回到追求视觉真实的古典艺术。他的野兽派风景画多采用高视点，将强烈的红、黄、蓝、绿色块展开，以娴熟的技巧进行表现。弗拉芒克(1876—1958)这位从凡·高的艺术中得到启示，最后又回到凡·高的艺术的画家，善于运用凡·高式的短而不连贯的有质感、厚重的笔触，造成一种色彩的强烈动势，色彩鲜明并趋向平涂。布拉克(1882—1967)是立体派的创始人之一，早期也受到古典传统艺术的熏陶，热爱柯罗的艺术，喜欢印象主义特别是凡·高，以后对马蒂斯的艺术表现了极大的热爱。1906年他背离印象主义，投入野兽派强烈色彩的新试验。1907年展出的一组风景画，色彩是野兽派的，空间结构则是传统的，画风更加线条化。他赋予线条的表现力更胜过他的色彩。苏丁(1893—1943)的风景画和他的人物画一样进行着同样目的的探索。画面上以自由的狂乱的笔法和最极端的色彩来表现山石、树木和房屋。其色彩和笔触之狂热程度超过了其他野兽派画家和德国表现派画家。他惯用以某一种颜色作为主导色，将画面的色彩扩展开来。白的、红的、或者蓝的，使画面的一切颜色围绕这一主导色。郁特里罗(1885—1955)在二十世纪上半叶中，他是一个特殊的有才能的画家，他的画面具有一种伤感的、冷漠的、轻柔的感情气氛，一切物象显得那么幽静、简朴，构图优美，淡雅的白色和冷郁的黑色构成不同矩形的对比关系。他的艺术仍属于十九世纪传统观点的最后反映。

这里选择的二十世纪美国和瑞士的一些风景画，其风格基本是源于十九世纪的传统、技法和对自然的认识也都没有离开传统的范围。罗伯特·比尔海尔因的《万纳尔莱广场》是属于照像写实主义的。虽然在他作品的表面是视觉的真实，但和古典传统又完全不同，他不是面对自然，而是面对照片，理性地再现照片中的自然。对于每个细节的精细追求到了极端。

在这短短的一百多幅画页中，大致看到十九世纪以来风景画的发展和演变，这段时间是油画风景画历史上最辉煌灿烂的时期。十九世纪富有探索精神的艺术家们所进行的大量斗争是为了寻找在学院主义幽暗画室的光线下，从来没有出现过的灿烂的大自然的色彩和光线，他们做出的伟大贡献给人类文化宝库中增添了珍贵的财富。

目 录

- | | |
|---------------|-----------------|
| 1 德夫特街 | 18 圣·拉扎火车站 |
| 2 风景 | 19 塞纳河堤岸 |
| 3 莫尔特枫丹的回忆 | 20 塞纳河堤岸（局部） |
| 4 道路 | 21 坐在柳树下的女人 |
| 5 奥哈伊市 | 22 坐在柳树下的女人（局部） |
| 6 鱼网 | 23 埃普特河畔的白杨树林 |
| 7 树林 | 24 阿尔让特依 |
| 8 在朝圣节 | 25 洪水 |
| 9 蒙塞尓的景色 | 26 草垛 |
| 10 雷雨后埃德海特的断壁 | 27 夏末的草垛 |
| 11 雷景 | 28 夏末的草垛（局部） |
| 12 多维尔海滨 | 29 夏末的草垛（局部） |
| 13 多维尔海滨（局部） | 30 睡莲的池塘 |
| 14 多维尔海滨（局部） | 31 睡莲的池塘（局部） |
| 15 青蛙塘 | 32 早晨的滑铁炉 |
| 16 青蛙塘（局部） | 33 滑铁炉桥 |
| 17 阿尔让特依大桥 | 34 议会大厦 |

目 录

- | | |
|-----------------|-------------------|
| 35 睡莲 | 52 冬天早晨的蒙马特大道 |
| 36 睡莲 | 53 冬天早晨的蒙马特大道（局部） |
| 37 睡莲 | 54 可怜的渔夫 |
| 38 睡莲（局部） | 55 耕过的土地 |
| 39 睡莲 | 56 耕过的土地（局部） |
| 40 睡莲塘的日本桥 | 57 波希米亚人的宿营地 |
| 41 风景 | 58 海滩上的小船 |
| 42 蒙特比松的路 | 59 豪格达耶桥 |
| 43 冬雷印象 | 60 豪格达耶桥（局部） |
| 44 冬雷印象（局部） | 61 鲜花盛开的阿尔勒花园（局部） |
| 45 冬雷印象（局部） | 62 鲜花盛开的阿尔勒花园 |
| 46 散步 | 63 夜里的星星 |
| 47 风景 | 64 柏树 |
| 48 莲图瓦兹桥附近的雅莱山坡 | 65 柏树（局部） |
| 49 莲图瓦兹桥附近的景色 | 66 奥弗尔附近的景色 |
| 50 幽静的山丘 | 67 戈尔德维耶的茅屋 |
| 51 阳光和雷 | 68 卢瓦堡 |

目 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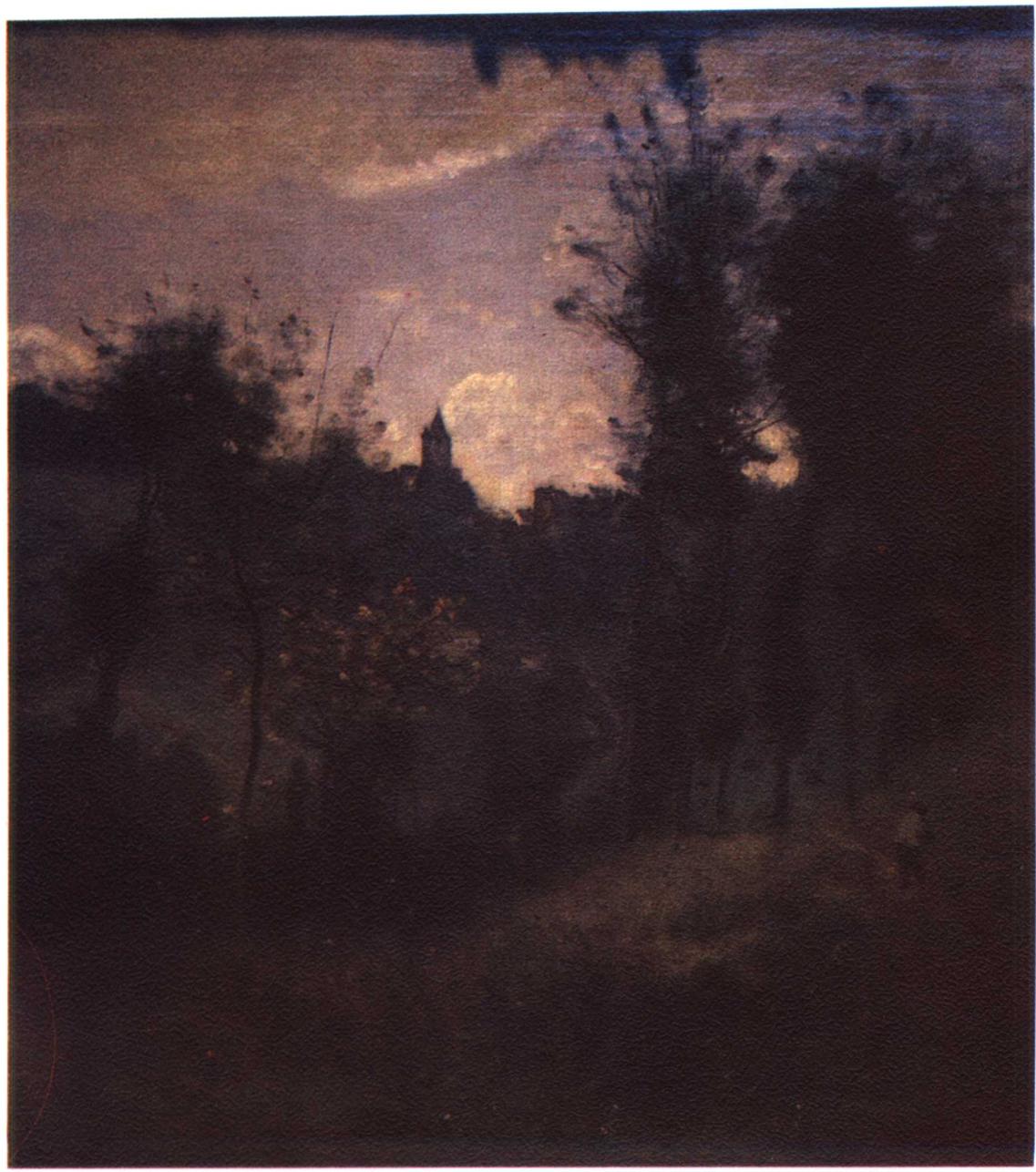
69	普旺斯的家	86	佛朗德里街音乐
70	黑色的城堡	87	村庄
71	阿尔勒的收葡萄季节	88	米米班松的房子的后面
72	阿尼斯冈们在阿尔勒	89	克利良库教堂
73	在布列塔尼的农场	90	伯尔力奥的房子
74	布列塔尼雪景	91	磨坊
75	布列塔尼雪景（局部）	92	香波洗衣房
76	乡村	93	花园
77	家族散步的小道	94	花园（局部）
78	风景	95	画室
79	翁夫乐尔港	96	画室（局部）
80	翁夫乐尔港	97	公园
81	翁夫乐尔灯塔	98	公园（局部）
82	油井	99	日内瓦湖的天鹅和蒙－布朗山上的曙光
83	村庄	100	风景
84	道路	101	纯净的蓝色
85	埃斯考河口	102	桑塔·玛尔格里达

目 录

- | | |
|---------------------|-----------------|
| 103 科利乌尔的景色 | 120 星期日清晨 |
| 104 驳船 | 121 纽约 |
| 105 风景 | 122 双重自画像 |
| 106 萨图的塞纳河岸 | 123 大漂砾 |
| 107 风景 | 124 风景 |
| 108 悬挂彩旗的街道·勒阿弗尔 | 125 市郊景色 |
| 109 翁夫乐尔的秋天 | 126 万内尔勒广场 |
| 110 汉堡的码头 | 127 朱丽广场一角 |
| 111 L'estaque 旁的橄榄树 | 128 风景 |
| 112 房屋 | 129 风景 |
| 113 风景和人物 | 130 有树的大风景 |
| 114 蓝色的大树 | 131 有树的大风景 (局部) |
| 115 白屋 | 132 有树的大风景 (局部) |
| 116 风景 | |
| 117 远郊 | |
| 118 工地 | |
| 119 甲板上 | |



1 德夫特街 1658—1660 维米尔(荷) 1632—1675 阿姆斯特丹 凡·高博物馆



2 风景 柯罗(法) 1796—1875 巴黎市立小宫博物馆



3 莫尔特枫丹的回忆 1864 柯罗(法) 1796—1875 巴黎 卢浮尔博物馆